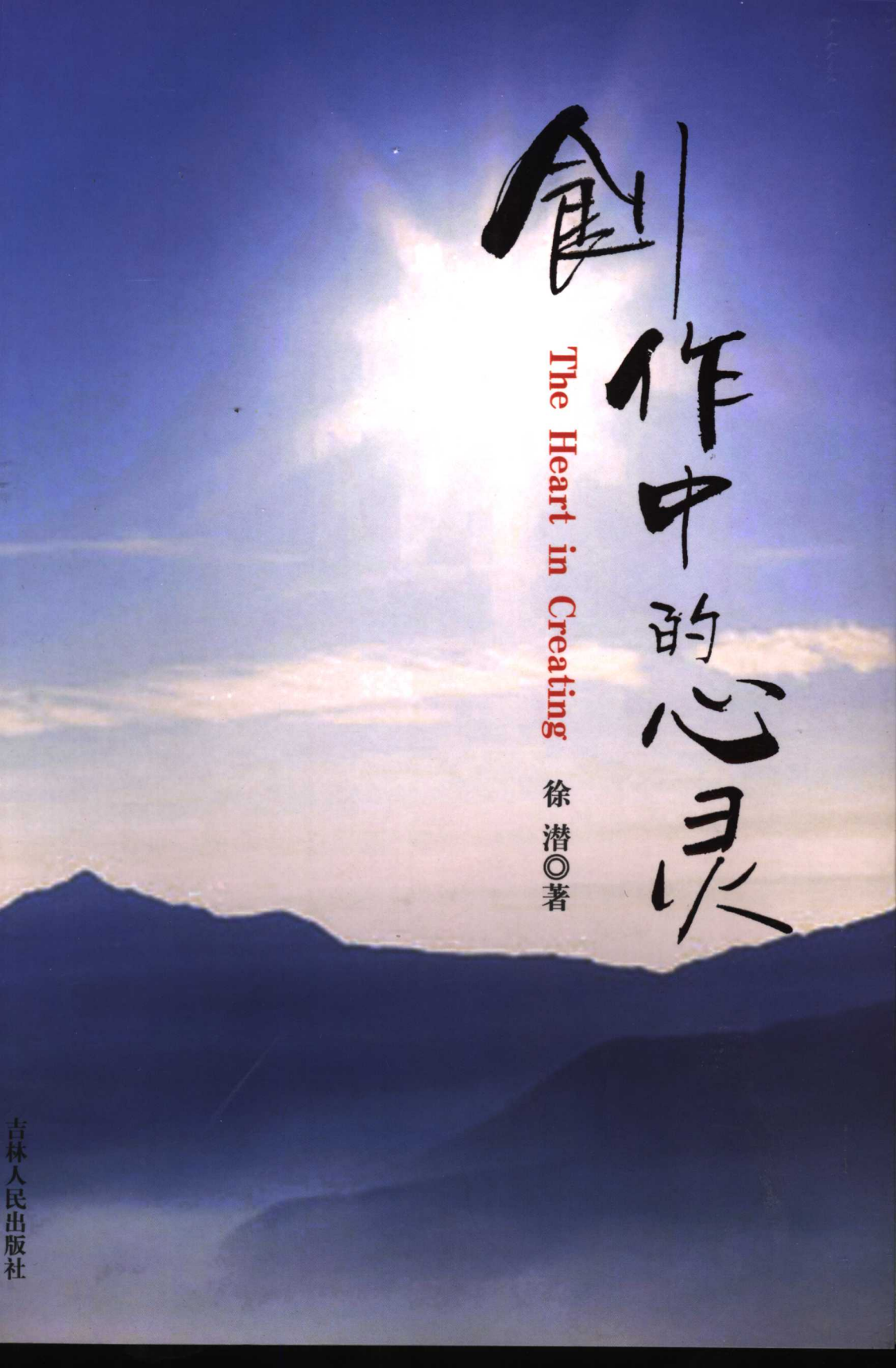




# 创作中的心灵

The Heart in Creating

徐潜◎著

創作中的心靈

徐潛◎著

心  
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作中的心灵/徐潜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6

ISBN 978-7-206-05315-3

I. 创... II. 徐... III. 文学研究-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5524 号

**创作中的心灵 CHUANGZUOZHONGDEXINLING**

著 者:徐 潜

责任编辑:孙建军

装帧设计:李岩冰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85382547

印 刷: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960mm × 650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150 千

书 号:ISBN 978-7-206-05315-3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 000 册

定 价:2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逝去的文学缘

缘分是冥冥之中的际遇，既无因果，又无规律，它不是谋来的。我与文学似乎就是如此。我在新疆的沙漠里长大，那里条件十分艰苦，却天生就有诗意。蓝天、白云、荒漠、雪山。动乱的年代，懵懂的童年。学校成年地放假，我和我的小朋友们就成了大自然的孩子，因为父母或在牛棚里挨斗，或在忐忑中挨日子，对我们很少管束。我就这样玩过了童年、少年。一转眼，当父母工作有了着落，家也安定下来时，我已是一个青年人了。那一年，父亲被下放到团场最边远的连队，那里就在沙漠的边缘，准确地说是嵌入沙漠的一片绿洲。我十五六岁的心灵，就像我经常玩耍、疯跑而过的沙漠，荒凉、干涸，连爱好和情趣都是原始而荒蛮的。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不知不觉

间、无声无息中我开始喜欢上了文学。文学就像沙漠里的水一样，滋润着我，从身体到灵魂。至今，我还能清晰地感受到在粗砺的自然和粗野的社会里萌发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身体发育状态，如困兽饥渴，无处宣泄，一种膨胀到一触即发的反叛心理，一种对他人和社会既亲近又疏离的情结。先哲们曾说，人在一定条件会变成野兽，我觉得我曾经游走在那个“变”的边缘。这时候文学向我走来，它用真、善、美抚爱了我。我就像童年的高尔基迷恋文学一样，一下就喜欢上了文学。这个缘分开始于《诗刊》和仅有的几种杂志，还有那些不知从哪儿掏弄来的没皮掉页常常连目录都残缺的名著，它们让我兴奋、激动，甚至心惊肉跳。我第一次发现文学中还有那么多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东西，虽然我还不能深刻地理解这一切，但我由衷地向往这一切。后来，一个极偶然的契机，我与当时新疆兵团的青年诗人章德益同居一室。他那年也就三十来岁，经常写诗，在《诗刊》和那些杂志上发表。当我真的与一位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这么近距离地朝夕相处时，我好像真正走进了文学当中。章德益早上起来写诗，而晚上总是与我谈论文学，严格地说是他说我听。从此我知道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苏东坡和王安石。在以后的日

子里,我也曾尝试写作,有一点小东西发表。后来从事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写文章出书成了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但每当我想起在天山脚下,塔里木盆地边缘那间小土房里的时日,那昏暗的灯光下,我听到的关于文学的最初的启蒙,就有想哭的冲动,因为我那时一无所有,只有青春和梦想。时间到了1978年,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中文系,这是我报考所有学校的第一志愿。我去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文学真的结了缘。四年中文系后又被分配在大学中文系教书,以后读研、教书都与文学在一起。就这样,一晃就是十年,我从青年步入了中年,直到有一天,我要离开学校,离开中文系,我在想,无论我走到哪儿,我都不会让文学离我而去。当时,工资不高,生活条件也不好,但我有二十几箱文学书,一想起来就充实而又自豪。

此刻,在我走上另一个职业生涯十五年以后,我忽然觉得当初的想法早已是奢望了,这些年我在很充实地忙着,忙这个家,忙孩子,忙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当对这一切都似乎有一点点“成就感”的时候,突然间我发现文学已经离我而去。虽然我的职业与文学息息相关,几乎每天都在看书,接触文学,但我早已没有了那种毛茸茸的鲜活感了,我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常常最先失去的是对文学本身

的感受,我在读那些事迹、那些文字,唯独很少享受文学,文学成了我患得患失,难择优劣,而仅仅是完成生产任务的工具。每当这种时候,我内心的最深处常常会清晰地悸痛,无奈的悲哀油然而生,但我不知道脸上会是怎样的表情。难道我人生中注定要与文学有这么一段浸入生命的情缘而又无法将这份美好情缘常续到永远。我做了什么,让我年轻时那么美好的理想变成了枯萎的玫瑰?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我想天命大概如此吧。

文学是我灵魂的恩师,在我为自己五十岁生日写这篇文字的此刻,我在不停地告诫自己:向命运鞠躬,向文学致敬。我把这些职业生涯第一个十年里的文字,这些还把文学当神一样崇敬的文字,献给自己的五十岁生日。

是为序。

徐 潜

2007年1月27日

吉林出版大厦

## 目 录

|     |                     |
|-----|---------------------|
| 001 | 文学创作的思维结构及其特征       |
| 063 | 言意之辨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维理论的发展 |
| 081 | “言不尽意”与“言简意深”       |
| 100 | 禅的顿悟与诗的直觉           |
| 111 | 近年来小说创作心态述描         |
| 128 | 走向原生态:新时期小说的审美趋向    |
| 138 | 新型文艺思维方式述描          |
| 147 | 近年来小说创作中的性意识        |
| 168 | 生命之花永不败             |
| 173 | 中西文化撞击与王国维文艺思想的嬗递轨迹 |
| 188 | 谶容现实主义风格的发展         |
| 201 | 萨特文学创作中的非理性倾向       |
| 219 | 杜拉斯中篇小说《情人》的艺术旨趣    |

## 文学创作的思维结构及其特征



本文所要论述的,是文学创作的思维结构,因为这是打开文学创作思维规律及其特征之谜的第一难关。而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过去已有的对文学创作思维规律的研究,做一些理论上的质疑和方法上的梳理。

文学创作的思维结构及其特征,无疑是文艺理论界在建国以来争论时间最长也是最热烈的问题之一。该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文学创作到底有没有特殊规律?如果有的话其特征又如何?为此,从老一代的文艺理论家如朱光潜先生、蔡仪先生等到一大批中青年文艺

理论研究者都参加了进来。1978年1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的《和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封信一方面又掀起了这场争论的新波澜，促进了这场争论的深入；另一方面，也从某种意义上平息了这场争论，因为前面所提到的那个核心问题已得到了肯定。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说：“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如嚼蜡。”<sup>①</sup>作为一位写出了那样多好诗好词的内行，毛泽东的话是非常深刻而又具有说服力的。从此以后，似乎关于文学创作的思维规律的争论逐渐减少了，而较多地转入到文学创作思维方式及其特征的研究。然而，从今天来看，当年的诸多疑问仍搁置着，而且这种搁置多数是出于理论上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要用历史发展的、系统的和全面的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今天看来，过去在文学创作思维方式及特征的研究中存在着三个明显的缺欠：

第一，从文学创作思维规律的探讨中看，缺乏整体的、系统的和动态的科学观念和研究方法。这里所讲的“整体的”“系统的”和“动态的”，都是从人类思维规律的总体上着眼的。

所谓“整体的”是说在过去的关于文学创作思维方式及特征的研究中,缺少从整体上,即从人类思维的参照下,去揭示文学创作的思维规律,而往往只是把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及特征作为一种与其他科学思维相对立的艺术思维进行研究。而艺术思维在过去看来就是形象思维。所以,对文学创作思维规律的研究就是对形象思维的研究,这无疑是片面和狭隘的。

所谓缺乏系统观点是说,在陷入了上述这种片面狭隘的理论局限中,也就自然谈不上对文学创作思维方式及特征做出超越形象思维,从而对人类创造性思维作出系统探讨。因为文学创作与人类的其他各种创造性活动一样,都是依赖多种方式、多种层次、多种能力的思维因素,相互协同,从而构成一个创造性的思维结构,即一个系统来完成的。因此,当我们把形象思维当成了整个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及其特征的代名词时,也就割断了形象思维作为某一层次上的思维方式与其他各种层次的思维方式的联系,自然,这也就很难揭示出形象思维的本质特征。

所谓的“动态”研究,并不是说过去的关于文学创作思维规律的研究不进行思维过程的动态描述,而主要是说在对文学创作思维过

程进行动态描述时,很少从系统间、多层次、多种因素相互间不断运动,协同配合的关系中展开研究,而往往只关注形象思维过程中,具体形象的演化过程,而这种描述,无法揭示文学创作中思维运动的复杂性。

概而言之,由于缺少整体的、系统的、动态的理论视界,文学创作思维方式及其特征的研究到了形象思维的问题上,就很难再深入下去了。

第二,从对当代脑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的借鉴来看,缺少最新科研成果和科学理论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方面的欠缺更为严重。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当时研究水平所限,传统的研究者,特别是对形象思维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引用最多的心理学依据是巴甫洛夫的心理反射理论。譬如巴甫洛夫根据第一和第二信号系统相互联系中的不同特点,把人类的高级神经活动划分为艺术型、分析型和中间型。这里的前两种类型与形象思维和哲学的抽象思维在理论上是相对应的。即艺术型的人,在思维过程中,第一信号系统的活动占主要地位,因此其思维方式体现出艺术创造的特征:善于想象、联想,在思维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大量的具体生动的形

象,因此,这种人也长于用这种思维方式来把握现实,创造艺术和文学作品。而另一种分析型的人,则是善于发挥自己第二信号系统的长处,对事物的观察和知觉,侧重于分析其客观特征,然后概括出其性质和规律,因此,他们善于抽象地把握现实。而中间型的人则是介于二者之间,两种思维方式的长处兼而有之。巴甫洛夫的这种心理学理论几乎成为主张形象思维论者的共同心理学依据。当然,这一理论从总体上划分出人的心理类型和思维倾向,而且理论本身也是有实验心理学做基础的,但这个理论并不是从思维方式的内部特征和具体思维规律的结构来说明问题的。因此,对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和特征的研究所给予的理论上的支持极为有限。而从另一方面,巴甫洛夫的这一理论又被有些研究者用来证明别林斯基的关于诗人和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及其特征的划分,而形成了传统的那种两种思维方式对峙,相互割裂,并用形象思维来代替整个文学创作的思维规律的狭隘理论。

实际上,用现代心理学理论和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来看,人的思维方式和特征在任何时候都具有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即它是一种整体的综合能力。这种“综合型”不是巴甫洛夫理论中的那种介于艺

术型和分析型之间的,二者兼而有之的类型,而是在多种思维能力和方式的有机协同下,既有某种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的侧重,又体现出多种思维能力及方式相互配合的系统性思维,这些新的心理学和脑科学成果,不仅给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及特征是综合型的理论以科学的依据,更重要的是这期间蕴含着一种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更开阔的理论视野,它使我们从更有利的制高点去观察、分析那些使人为难的理论问题。

第三,由于上述问题而造成的又一缺欠是忽视对人的潜意识包括前意识思维领域的研究。在传统观点中,潜意识包括前意识成了唯心主义的代名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被视为禁区,很少深入地研究,使许多本来应该可以得以弄清的文学心理学问题无法深入探讨。因为意识与潜意识和前意识处于同一动态系统中,所以,对潜意识等领域的忽略必然导致在整个创作思维系统研究中的片面,当然也必然会影响到对显意识领域,即文学家正常思维方式及特征的研究,造成了对大量文学史上有关创作思维的文学现象无法做出解释。应该说,近十年以来,对潜意识在思维领域,包括文学创作思维活动中的地位和价值已经有了许多可喜的研究,并取得了

许多新的成果。今天,我们仍需借鉴一切当代心理学中有关人类潜意识的科研成果,开拓这曾被忽视的研究空间,这对解开文学创作思维方式及其特征的谜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位科学家曾说过:自己的伟大是由于站在前人的肩上。今天,当我们能够提出哪怕是一点点更新颖更完善的理论观点,都应该感谢前人为我们留下的成就和经验。即使是缺欠,作为一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它也在从相反的方面提示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也仅是一种尝试,这也像过去的一切在文学创作思维活动研究中的探险一样,面临着危险和考验。

## 二

研究文学创作的思维规律及其特征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作为文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是传统文艺哲学,主要是文学构思和创作过程研究与脑科学和当代心理学理论相融合的产物。所以,可以说脑科学和当代心理学,特别是神经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

是文学创作思维规律及其特征研究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思维和意识是脑的活动,是一种精神现象。离开了脑以及脑的活动,思维和意识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思维和意识归根到底是第二性的东西。然而,以科学发展的实际来看,人们对自身,特别是大脑及诸多复杂的心理现象,还了解甚少,甚至说还远不如对客观外界事物的了解。恩格斯曾经预言:“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和化学的运动。”然而他接着又说道:“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sup>②</sup>这一方面说明要弄清思维的本质和特征,必须以脑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托。同时,恩格斯也在告诫人们,对人类自身,包括大脑思维规律的认识犹如对客观外界的探求一样,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在历史上,维柯、康德、黑格尔、别林斯基等一大批对文学思维理论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大师们,是在尚未有成形的心理学理论和根本没有先进的脑科学研究成果的前提下,用哲学方法论,从大量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和归纳出关于文学创作思维规律的理论。他们的关于文学创作的思维规律及其特征的研究,为后人提供了极为丰富